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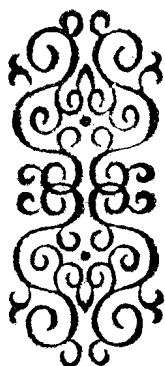
躋春台

〔清〕刘省三 著

张庆善 整理

——清末拍案惊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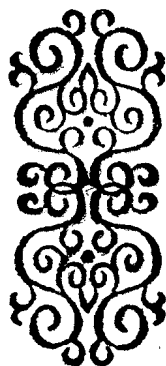


跻春台

——清末拍案惊奇

〔清〕刘省三 著

张庆善 整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跻 春 台

刘 省 三 著

张 庆 善 整 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9 1/4 插页2 字数364000

1988年2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4000

ISBN7-5306-0064-8/I·62 定价: 6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清代最后一部话本小说专集，包括四十篇话本小说，其中多数为公案小说。情节曲折迂回，颇为生动，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清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，细致地描摹出纷繁多采的世态人情，鞭撻了昏愦无能的庸官，称扬了体察民情、公正断案的清官。部分篇章热情讴歌了青年男女纯真挚著的爱情，构思奇特，想象瑰丽，富有艺术魅力。全书内容丰富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形式新颖，风格独特，语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
该书所有篇章，均为解放后首次出版面世。

新镌《跻春台》序

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《书》曰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是经书中未尝不言善恶之报，以警惕中人，使之改恶从善也。然改恶从善之法，圣贤教人千言万语，不外劝惩。特精言之则为性理，士知学者可解；粗言之则为报应，人不知学者可解。劝惩因人而语，未可徒重精深，而概薄浅近也。

昔明代大儒吕新吾先生所著《呻吟语》极精深，而教流俗、妇人、孺子、樵夫、牧竖诸人，专以俗歌俚语切训之。其书名曰《吕书五种》，吾先师黄晓谷夫子曾刊之以劝世。此浅近之言，最宜中人以下者也。而后世之效之者甚夥，特借报应为劝惩，引案以证之。俾善言宣讲者，传神警觉人也，闻清夜钟声也。

中邑刘君省三，隐君子也。杜门不出，独著劝善惩恶一书，名曰《跻春台》。列案四十，明其端委，出以俗言，兼有韵语可歌，集成四册。知交者怂恿付梓，省三问

6m-5123

序于予。予曰：“此劝善惩恶之俗言，即《吕书五种》教人之法也，读者勿以浅近薄之。”诚由是，积善必有余庆，而余殃可免；作善必召百祥，而降殃可消。将与同人共跻于春台，熙熙然受天之祜，是省三著书之意也夫。

光绪己亥九月中旬铜山林有仁序于藜照书屋之戒欺轩

目 录

元 集

双 金 钗	1
十 年 鸡	19
东 瓜 女	35
过 人 疯	50
义 虎 祠	64
仙 人 掌	84
失 新 郎	95
节 寿 坊	118
卖 泥 丸	131
哑 女 配	141

亨 集

捉 南 风	154
巧 姻 缘	170
白 玉 扇	189

六	指	头		206
审	豺	狼		220
万	花	村		233
栖	凤	山		248
川	北	栈		270
平	分	银		282
吃	得	亏		291

利 集

阴	阳	帽		305
心	中	人		325
审	烟	枪		343
比	目	鱼		358
假	先	生		379
南	乡	井		392
双	冤	报		409
解	父	冤		424
南	山	井		436
巧	报	应		448

贞 集

螺	旋	诗		460
活	无	常		482
双	血	衣		502

错 姻 缘	515
血 染 衣	529
审 禾 苗	539
孝 还 魂	551
蜂 申 冤	566
僧 包 头	576
香 莲 配	591
整理后记	601

元 集

双 金 钏

大器由来是晚成，莫因小怨坏良心。诬为盗，逼退婚，他年难得跪辕门。

湖北孝感县有常浩然者，乃遇春六代玄〔孙〕，其祖在汉阳府做官，因在属县落业。浩然为人正直端方，曾中武魁状元，在京为官，与刑部侍郎常惠然同寓。惠然亦遇春之后，二人同宗，极其相好，如同亲生。浩然四旬无子，又见仕途险薄，宦竖弄权，各分党类，正直难容，遂辞官回到家乡。其妻孟氏，常劝他买妾延嗣。浩然曰：“贤妻之言差矣！常言道：‘儿女前世修，种子隔年留。有子终须有，年老何足忧。金钗十二辈，枉把性命丢。若要麒麟降，须向善中求。’我今无子，或因为官未能忠君爱国、兴利除弊，所以造下罪过，上天加警，夫岂娶妾所能得哉？”于是哀告上天，悔过立誓，凡一切施舍拯救之事，济人利物之举，无不勇力为之。行之数年，孟氏已有四十五岁，忽生一子，取名怀德，夫妻欢喜，善心益坚。同乡有个方仕

贵，家极富饶，田土宽广，每年有万金租息。娶妻金氏，所生一女，名叫淑英，聪明美秀，夫妇爱如掌珠。况又与怀德同庚，于是请媒说合，结为朱陈。浩然亦允，遂会亲下聘不题。

一日，浩然见祠堂朽败，祭祀不修，心想：“为善之道由近及远，行仁之本自亲而疏。倘若祠堂隳颓，本源有缺，不几坏我祖之赫赫威名乎？”即时知会族众，议修祠宇公房。有一叔名正泰说道：“修祠乃是美举，但今年岁节荒，银钱甚紧，状元公既有此善念，何不垫头修好，然后派钱补你。”浩然应允，请工办料，任怨任劳，修了一年方才完工。请众算帐，费了五百余金，正泰东推西支，说派不起。浩然本房之叔正发说道：“此是公事，岂可累及一人，富者也要派些。”及其派就，正泰又叨其莫出。浩然曰：“此事原是我起的念，我就一人捐修也是无妨。”又想：“祠堂虽然修起，奈无余资办会，还是冷落了。不如再捐田十亩，以为供奉之费，才得尽善尽美。”遂将此意对众说明。众人曰：“状元公行此大善，捐金施田，祖宗定要保佑你子孙富贵，功名永世不替的。”

告竣之日，阖族齐集，浩然站在中堂，将祖宗出世缘由，祠中所悬条规，明声朗诵道：

“常浩然立中堂一言禀告，尊一声阖族人细听根苗。想始祖出世来费力不少，保太祖开基业一品当朝。我先祖官此地治家有道，男的男女的女各有规条。也有的读诗书在把试考，也有的习弓马在把武操，也有的习农桑地中取

宝，也有的学工匠度活终朝，也有的为商贾江湖常跑，也有的习医卜艺术为高。这都是务本业几条正道，为人子守祖训才算英豪。全三纲正五伦八德体效，不为非不作歹不犯科条。有一等忤逆子全无分晓，贪酒色逞财气满假矜骄。或筛桶或唆讼包把状告；或打条或想方白昼持刀；或奸淫或占骗或做强盗；无尊卑无老幼只要横豪。这几件尽都是祖宗训诰，后辈人若犯了定打不饶。倘妇女犯六戒行为不道，罪落在家长身难免板搞。做喜酒都要来帮忙跑跳，有忧事大齐家努力效劳。有是非和口舌总宜和好，切不可挖墙脚自起戈矛。近年来家纲隳坏风气不好，一个个把宗祠当作蓬蒿。有门扇和窗格搞去卖了，有桌凳与木料伐作柴烧。有渣草与灰尘全不打扫，大殿上起窟洞坑坑包包。我不忍才又来修整一到，共费银五百多未化分毫。十亩田送祠中出息甚好，每年间春秋祭才够支消。余剩的兴义学培植文教，济孤寡完嫁娶奖励儿曹。我乃是一武夫不善开导，正泰叔你生爽见识高超。正发叔年虽迈精神还好，你二人当族长把你烦劳。你二老人正直又善理料，这规条才能够永远坚牢。后生辈你与我快放火炮，常浩然整衣冠亲写报条。大齐家站过来忙把喜道，吩咐了管厨司快上酒肴。”

事毕欢饮。

这常正泰为人奸狡，嘴能舌辩。平日打条想方，唆讼筛桶，武断乡曲，欺压子侄，无恶不作。浩然报他族长，原欲绳以理法，处之尊位，杜其邪谋。他听条规上有几处

犯他心病，在席阴谈曰：“怪，我唆讼筛桶都做不得，我一家人拿来饿死不成吗！”不意被怀德听见，时才五岁，顺口答道：“唆讼筛桶，不准入祠！”声音又大，说得正泰满脸通红，还不起价，众人大笑。浩然忙骂曰：“你这孩子好不晓事！正泰公虽钻衙门，却是与人拨案伸冤，做的好事。你乱开腔，紧防打嘴。”正泰从此含恨，想：“你提我面花，我就要你性命！”心怀鬼胎，候机发泄。正是：

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

胸藏无情剑，看把谁损伤。

那常浩然广行善事，应酬浩繁，每年出息不敷用度，看看紧促。那年怀德十岁，杀鸡做生。浩然感寒，大意吃了雄鸡，寒火结胸，饶得胡言乱语，舌黑气吼，日易数医，拨解不开，三日而死。

正泰听得大喜，来家烧香，与正发商议要大办丧事。正发曰：“他家不比往昔，也要将就留些后人。”正泰曰：“放你的屁，浩然是何等人物？大魁天下，宦游多年，赫赫勋名，为方镇之保障；巍巍功德，做国家之重臣。如今死了，岂可草率了事？你不懂事，不要开腔。”正发虽则年高，为人忠厚，无啥胆略，见正泰发怒便不做声，由他去办。正泰主持丧事，亦不问人。于是大会宾客，讣告官绅，做十天道场，开三日祭奠，飘香谒庙，游县走街，发普孝，玩官派，每日百余桌。开奠之日，火戏

玩游，狮子龙灯，签子影子，远近风闻。男女混杂，发流水席昼夜不歇。事毕算帐，正泰浸漏，以少报多；兼之赔欠吃亏，货低价□，共费四千余金。正泰回家闭门不出，四处要帐的闹得天翻地乱。孟氏无奈只得请正发帮忙，将田地房廊概行卖尽，衣服器皿寻出当完，尚欠二百两金无有出路，孟氏哀求债主各项让些，方才开清。

从此母子一贫如洗，无处栖身。幸祖墓有守房两间，搬去居住。孟氏纺绩，怀德捡柴，勉强度日。怀德极有孝心，每食都忍口让母，孟氏恐子饿坏，推以哺子，母子互相推让，往往泪湿衣衫。孟氏想起先年何等富贵，至今如此贫困，因此朝愁夕忧，气窜肝脾，遂成膈噎之病。可怜怀德朝夕服侍，无钱医治，虽有粗破家具又捲不起，及寻得人买又不值钱，拖来拖去，次年即死。怀德孤孤单单，举目无人，又小又怕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守着母尸伤心痛哭：

“我的妈呀我的娘，为何死得这们忙，丢下你儿全不想，孤孤单单怎下场？去年儿把十岁上，出林笋子未成行，年小要人来抚养，好似鸡儿怎离娘。妈也，娘呀！爹爹在日有名望，儿似明珠掌上光，时抱怀中背背上，买了包子又买糖。不幸爹爹把命丧，家族主持做道场，一手遮天把事掌，全然不由妈开腔。妈也，娘呀！酒席办来真妥当，油酥鱼膀喷喷香，男女济济如放抢，菜儿包起只哈汤。开莫班子一齐唱，锣鼓打的长又长，狮子打滚龙灯亮，火炮喧天杀猪羊。妈也，娘呀！正泰叔公良心丧，明中挡贺暗为

殃，吃得肉肥膘也长，还要暗地来偷藏。待等上山算一帐，才知拉个大筐筐，泰公躲避无影响，把妈忧得欲断肠。妈也，娘呀！帐主逼得无方想，才卖田地与房廊，钟表衣服尽典当，弄得母子坐山梁。一朝受此苦情况，我妈朝夕泪汪汪，日做针黹夜绩纺，顿顿哈的稀汤汤，妈也，娘呀！忧气伤肝得病恙，拖来拖去入膏肓，你儿无钱来调养，一朝撒手往西方。丢下你儿无依傍，身是孩儿嫩浆浆，独自一人无胆量，夜来吓得战慄慄。妈也，娘呀！你今一旦归泉壤，谁与你儿洗衣裳，补巴袍儿油泡涨，定要虱子咬成疮。油盐柴米无一样，举目无亲甚惊慌，你儿那去寻馍馍，就不气死也饿亡。妈也，娘呀！这阵哭得咽喉涨，我妈怎的不起床？儿要与妈一路往，免在阳世受凄凉。”

怀德哭罢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遂引颈自缢。幸来一位救星，是他先年的佃户，在他地上发迹，念其旧恩前来看望，急忙解下曰：“大少爷如何想得太蠢，此事都做得吗？”怀德曰：“我又穷又怕，无食无依，留命何用？”佃户劝曰：“人子事亲，事死如生，只怕无志，不怕家贫。你若吊死，妈未出门，不是狗扯，便是猪吞，切莫性急，与你调停。”即叫儿子去请正发，商量曰：“我们佃户在他地上发快者有四五家，各家出些米，你族中富者出些钱，岂不把此事做方圆了。”正发大喜，出首募化，共聚钱六七串，米三四斗。于是买料装殓，开路上山。还剩得有些钱米，与宗祠佃户曰：“你将此子带去，权住几

月，我与他在方境中邀个一百串钱的会，佃点田地，请个长年，此子才有依靠。”佃户应允，正发把会邀妥，帖子也发了。

正泰闻知大怒，他也邀个会，要打一千串，只邀怀德会内之人。若不应允，便说藐视了他，“怀德你都挡贺，我就不挡贺吗？”众人知他的心病，便说我们都不应允，免得见怪。正发一日告怀德曰：“会已邀成，却被正泰戳烂了，只看二天，到你岳父家中去借贷些可也。”怀德听了，次日果去，正逢岳父在门外。

且说方仕贵家虽富足，极其吝啬，平日片善不修，半文不舍，只想狠心积钱，多买地方，家中钱粮锁了又锁，妻子儿女用不得一丝一毫。见怀德今日忽来，便问曰：“你来做啥？”怀德以母死无依，借钱佃业之故告之，仕贵曰：

“说起钱，就无缘，我家紧得莫缝钻。去年买了飞蛾坝，今岁又买鹑子山，余钱都用尽，帐子拉几千。顿顿都在吃稀饭，半年未有沾油盐。快往别处叹，莫把你上耽。心想留你吃顿饭，家中无米也枉然。”

说罢独自进内去了。

怀德莫趣回来，告知正发。正发曰：“你如何这样粗鲁，怎不告我就去了。他见你这样光景，忧也忧不了，还有钱借跟你吗？”怀德曰：“要如何去？”正发曰：“你岳父是个势利之人，要借些衣冠，办些礼物，请个跟班，借匹牲口，见你是宦门公子，才喜欢嘛。”怀德曰：“二

天再去何如？”正发曰：“这下不对了，看你岳父出门去了，你去会你岳母，看借得到么？”

再说仕贵进内，对妻说道：“先年瞎了眼，把女儿放与常家。如今贫困已极，将要讨口，不如把亲毁了。”金氏曰：“那都使得？他是宦门公子，家族不依，定要兴词告状，怕不怕丢丑吗？他虽贫穷，你若把他周济，自然要翻身的。不然，你偌大的家业，就盘也盘得他起嘛，切不可做背义之事。”仕贵曰：“放你的屁！养女攀高门才可沾光，我辛苦挣的银钱，岂可拿与穷鬼？不把家的婆娘，不要开腔！”

至冬月，汉阳当铺请仕贵算帐，怀德闻知即到岳家。金氏出外，见怀德身虽褴褛，貌还清秀，留进屋内待饭。言及借钱，金氏曰：“你岳父的银钱尽是锁了的，我手中一时莫得，你明年若逢岳父出门，你到我家拿些回去。”于是留宿一夜，怀德折铺就睡，见床上有根钏子，拿来一看，光华射目，心想：“此钏何来？若是失落，怎在铺上放得端端正正，定是我妻见我借不到钱，将钏赠我，不好明拿，故放此处。若将此钏当了，也可度活日期。”

次日，告辞回家，到孝感县当钏。掌柜将钏一看，问曰：“此钏不是你的，说明来路方当。”怀德告是岳父的。问：“岳父是谁？”告曰：“方仕贵。”问：“要当多少银子？”怀德曰：“值得好多，就当好多。”掌柜曰：“谅你不识，此是金钏，面制双龙，上有宝珠，价值千金，当你六百银子。但此钏关系甚大，你叫个保来才跟